

1990年，臧乐源（左一）、臧乐安（右二）、汪本静（左三）、臧田（左二）与徐学孟（右一）在济南合影



1996年7月21日，臧克家与重外孙女王清吟在北京合影，当时是“一岁与九十”



2009年8月，臧克家与重孙臧耘浩



臧克家(右)和王克迅合影

为祝贺山东大学110周年校庆，源英（克家对儿子臧乐源和儿媳乔植英的昵称）编注出版了这本《大爱永在》，辑录了写给他们的家信，也辑录了克家献给母校的祝词、题句，还编入他们的几篇怀念文章。

历时数十载，家书四百余封，字里行间跳动着朵朵火焰，饱含着载不动、化不开的浓浓亲情。

展现在读者面前的，首先是对母校的挚爱。作为“一家四辈山大人”的“山大世家”，克家对母校一直怀着赤子之心，执弟子之礼，数十年如一日，晚年情愈浓。1986年，他亲自参加母校85周年校庆。出于工作或健康原因，不能参加母校校庆时，他也饱蘸着激情为母校题词，欢呼“祖国万岁 母校千秋”；赞扬母校“百年悠悠 人材济济”；勉励青年学友

教，称我父亲是他“新诗创作的领路人”。两位好友甚至曾共用一个名字：他借用我父亲的文凭，以“臧瑗望”的名字考入山东大学。我父亲牺牲后，他写了许多篇悼念文章。1990年夏，85岁的老诗人，从他亡友20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版的三本诗集中，亲自选编出版了《一石诗选》，为该书题写了书名，并抱病花了十几天的时间，“一面写，一面流泪”，写了一篇序言。在序言中说，拿着老友的诗稿，“像捏着一把火”。2004年，99岁的老诗人去世后，遵从他的遗嘱，将他的部分骨灰撒在我父亲的墓上。两位诗友，如胶似漆，志同道合，生曾同名，死又相伴，谱写了一篇生死不渝、魂魄相依的诗坛佳话。

人间真情在，家书值万金。这些凝结着浓浓亲情的家书，是学习臧老崇高品德、高尚情操的生动教材；也是探讨研究他的思想、生平、人品、诗品的一座丰厚的宝库。这部书的出版是很有意义的。

2011年春

爱在延展

335	晚霞中的浩然正气 臧乐源 乔植英
338	剪纸中的思念 ——怀念家翁臧克家 乔植英
342	从几封信看父亲的故乡情思 臧乐源
344	慈父送我的四幅字 臧乐源
349	父亲臧克家的寿长之道 臧乐源
354	闻一多发现和培养了杰出学生臧克家 臧乐源
360	我的父亲臧克家 臧乐源
371	情深谊长
382	思念逐日深 ——父亲臧克家给我们的几封信 臧乐源 乔植英
388	编后感言 臧乐源 乔植英

片片，红红绿绿，刺目伤心！这怎么对得起学者、诗人、烈士闻一多先生呀！我时常作如是想：如果把“一多楼”里布置一些闻先生的著作、遗物，向国内、国外人士开放，我宁愿住在里面作一名“讲解员”以终老焉。

我每次到青岛，置身绿树红楼之间，而心呢，沉浮在记忆的大海之中：想到1929年，我进入国立山东大学的前身国立青岛大学补习班时期的情况；我想到在蒋介石反动政权高压之下，我在石头楼上夜夜失眠，跑到莱芜路一家富户亲戚家中去和她的一个从乡下来的小工友挤在一张小床板上过夜，斗室闷人，连窗子也没有；当时我就用《无窗室随笔》作题目，写了一些散文。请允许我引两句诗，表现当时的心境：

一只黑手掐杀了世界，

我在这里边呼吸着自在。

我也忘不了，1935年暑假，我从教书的临清中学来到青岛消夏，和老舍、洪深、王统照、赵少侯、吴伯箫、王亚平、孟超、杜宇……诸位一道办《避暑录话》的情景，而今多已作古，存者无多矣。我每次到青岛，总是去看看赵太侔先生，与他对坐，他总是默默时多，开口时少。

每次到青岛，我总是去看看当年我住过那座石头楼上的那间大房子。这座石头楼是德国占据青岛时的兵营。我去，山大的老同学数人陪着我。房门锁着，找来钥匙，他们一个开不开，换一个还是开不开。我说：“这房门是等待它的旧主人啊。”我一转钥匙，门豁然应手而开。我们好几个人，哈哈大笑不止。

我对母校是有深情的，母校的房子对我也是念旧的。

我还记得，1956年夏天，我同张天翼、艾芜、李季同志一道去青岛避暑。山大的同学们听到消息，邀我们到学校讲讲话。大家身体欠佳，没能够去，最后约定在中山公园小聚，结果还是到了二三百人，在草地上环坐，萧涤非先生致欢迎辞。他说：“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把我们几个

大学迎来了发展的黄金时代。此时，作为山东大学前身的国立青岛大学效法蔡元培提倡“兼容并包”、“科学民主”的办学方针，积极延聘了著名诗人闻一多来校担任文学学院院长兼国文系主任，知名作家梁实秋担任外文系主任兼图书馆长，教育家黄敬思担任教育学院院长兼教育行政系主任，数学家黄际遇担任理学院院长兼数学系主任，化学家汤腾汉担任化学系主任，生物学家曾省之担任生物系主任。此外，语言学家闻在宥、《楚辞》专家游国恩、小说家沈从文、物理学家任之恭、化学家傅鹰等也被聘请到各院系任教。当时的青岛大学可谓名流云集，人才济济，其阵容之整齐，在全国大学中屈指可数。同时，校长杨振声还以自己的学术地位和声望，经常邀请全国学术界的名流如蔡元培、冯友兰、顾颉刚等来校讲学，拓展前沿学术。臧克家适逢其时，如鱼得水，在山东大学接受了现代文明的洗礼，尤其是尽情地得到了中国文学的熏陶。可以说，山东大学的学术底蕴和文化氛围为他的人生成长提供了沃壤，为他的诗情萌发制作了温床，为他的名扬诗坛搭建了桥梁。

对中国文学情有独钟的臧克家在山东大学就读期间，这里聚纳了许多名播遐迩的作家、诗人，除杨振声、赵太侔、闻一多、梁实秋、沈从文、老舍之外，还有台静农、孙大雨、洪深、王统照、陈梦家、方令孺、吴伯箫等人，实在是集文学界一时之彦，名家荟萃，堪称盛景。在此得天独厚背景中的臧克家，如饥似渴地饱吸着诗歌及文学的雨露滋养，迅速成长为文坛上的一颗新星。后来他多次深情地回忆起这些难忘的时光，他忘不了教他读小说史的沈从文先生，忘不了教他读《楚辞》、古文字学的游国恩先生和丁山先生，也忘不了翩翩风度的梁实秋先生和奖掖后学的王统照先生，当然他更不可能忘记的是对他有知遇之恩、影响至深的一代名师闻一多先生。闻一多先生慧眼识英才，不但破格录取了数学考试全军覆没、但国文成绩特别优秀的臧克家，而且还亲自批准他由英文系转入国文系；

为《人民文学》7月号写了篇悼念朱总的文章（《怀念逐日深》），近4000字。朱总曾约我谈诗。

植英的妹妹寄来花生米两包，寄去了10元。

海平夫妇来京公干，小孩甚好玩。

小平、苏伊工作成绩甚好，均得一等奖。

华主席召见毛选翻译人员等84人，安去了，极高兴。

全家都好。

我在为上海纪念毛主席周年写文章（《伟大的教导，深沉的怀念》）。

全家问你好。

好！

爸爸

1977年6月29日

3

源英：

信收。我近来极忙，会多，事杂。

全家均好。安静昨夜来家，共进晚餐。他的译文已在《新港》发了一些。

前头子雪菴之女（在江西），现在京，她爱人是军区副司令员，已逝世，她不久即去济，看望四妈妈^①。

安丘小曹（曹星海之子）已来信。

高兰信，即转去。

好！

爸爸

1977年9月25日

^① 四妈妈：名王婉婷，是臧亦莲的夫人。臧亦莲是臧克家的族叔，臧克家称他夫人为“四婶子”。“四妈妈”是随臧克家子女的称呼。在诸城，“妈”读三声，意为祖母。四妈妈，就是四奶奶；三姑妈，就是三姑奶奶。

我经常写作，没休息时间。

小陶，不是作了编辑，而是一面开车，一面参加看看小说，试试（几年）行不行，行就培养，不行即罢。

我甚忙。山大中文系如果有人研究我的著作，需要时，我可以赠《怀人集》。

爸爸

1980年9月15日

20

植英：

两信收，刘增人同志信，我已复。

乔女成绩不错，运动出色，闻之甚喜。

已安炉子。买了彩色电视机。

全家均好。我忙。

乔女、田田好。

全家问好。

好！

爸爸

1980年10月27日

21

乐源：

信及广播报收到。写稿人与刘增人、冯光廉同志均在北京，住半个月，搞叶老与我的专集，带来录音机，要我讲一讲《有的人》。

中央电台，上月播了我两篇文章，五首诗，并配了音乐，播了四次，每次半小时。没有听到吧？

全家都好，小平有时上班了。

好!

爸爸

1981年2月25日

3

乐源:

信收。另一本《友声集》是送吴富恒同志的,记得签了字的,你查一下,如未签字,就送给王先进同志吧。富恒同志到京时另送他一本。

我去山大开会,十有九分不成。身体差,一天多半卧床,去济南,熟人多,应付不了。诗赠姚多,系尊重历史关系,表明他近来对我的态度是不对的。

全家均好,问你、植英、乔女、田田好。

好!

爸爸

1981年2月26日

4

源英:

吴富恒与刘光裕来谈,长达两小时,谈得亲切、愉快。我约他两位星期二到家吃饭,约伯箫、你弟弟作陪。

昨晚开了家庭会议,多数不赞成我去济,因为太累,会人多,怕吃不消。吴校长完全了解我的情况,也未勉强我去。我赠学校五本书,另写篇比较长而又热情的信,叫乐源在大会上读一读。另外,我送富恒《友声集》,送光裕同志《怀人集》、《友声集》。

吴富恒同志为人诚朴,从我这走后,坐公共汽车去教育部,作风可嘉。吴富恒同志说,赠两位科学家以“名誉教授”,赠我与伯箫以“教授”名义,当场赠聘书。

好!

爸爸

1981年3月1日灯下

5

源英:

信收。校刊印出后,即寄我几份。托光裕同志带了五本书,赠学校的校庆展览会。

另三本:一本《友声集》给光裕,一本给富恒。另一本《怀人集》是给光裕的,不是给先进的,上面签了人名,你弄错了吧?望一查!

我忙得很。

《中国青年报》、《文学报》、《文艺报》均将发我文。我的祝辞反应望告。

爸爸

1981年3月12日

6

源:

安不能去济,他翻译大忙。校庆会明日开,望即将情况函告我,《大众日报》有报导,也望寄一份看看。

会外情况,也望告我。

爸爸

1981年3月14日

7

源英:

刚发一信,接到《绿原》丛刊(西安,1981年第2期),有我一文,有别人评论我诗一文(《臧克家解放后抒情短诗散论》),可查阅。

妈妈只请了十五天假，回头难到济南了。

爸爸

1982年7月4日晚

16

源英：

我与妈妈8号下午起身，9号上午9时前到青。你到后，到青岛文联问姜树茂同志，便知我的住处。

好！

爸爸

1982年7月6日午

17

源：

返京已四日，忙于写信——30封。一切甚好。曾寄庆晋与你一信。

有件事，望你能打听清楚。我的“无窗室”^①，我原以为在“莱芜二路三号”，那晚大表姑^②（丙兮^③爱人）说是“一路27号”，与我所记不同。我们看到的“一路”，甚繁华，与当年荒僻印象不同，你找个机会，找我大表姑澄清一下这个问题——历史事实。然后将详情告我。

今上午有外国朋友来访。

爸爸

1982年8月4日下午

①无窗室：臧克家在青岛读书时住过的一间没有窗户的小房子，是他大表姑家雇工住的，很简陋，他却感到比大学的石头楼更安适，写了著名的《无窗室随笔》多篇。（《臧克家全集》第8卷，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6~12页）

②大表姑：名赵孝慈，臧丙兮的夫人，晚年孤苦。臧丙兮平反后，政府每月给她一点生活费。2006年6月去世。

③丙兮：名臧叔鹤，字丙兮。抗战时参加革命，“肃托”时，被误杀。“文革”后，作为“爱国人士”平反。臧克家在1942年，“听到了他惨死的消息，想到了他的为人，他的一切”，写下了一篇独特的散文：《人怪》。（《臧克家全集》第5卷，时代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36页）

书信1983

[13封]

1

源英：

两信均收。我于去年12月30日上午出院，一切甚好，经检查，各种器官均正常，医生批准我活“127岁——即再活50年”。……一笑。

《文史哲》去年刊评我一文，删了不少，全文将在《绿原》发出，这一点，《文史哲》似不应该！

苏伊考入人民出版社作校对。

全家均甚好，勿念。

谢谢乔女、田田给我写的信和贺年片。

学孟、克迅，在我处过新年，共十人。

好！

爸爸

1983年1月2日灯下

2

源英：

信收到。苗得雨同志给我一长信。

我正忙于编本近作散文集，身体还好。

昨天收到聊师教师李继曾同志评我《长诗选》长文，写得不坏，我已挂号寄《文史哲》，见到史若平同志时，顺便说一声，我嘱他如不用，即挂号退我。

全家均好。我为姑姑寄去了50元，过春节。

大爱永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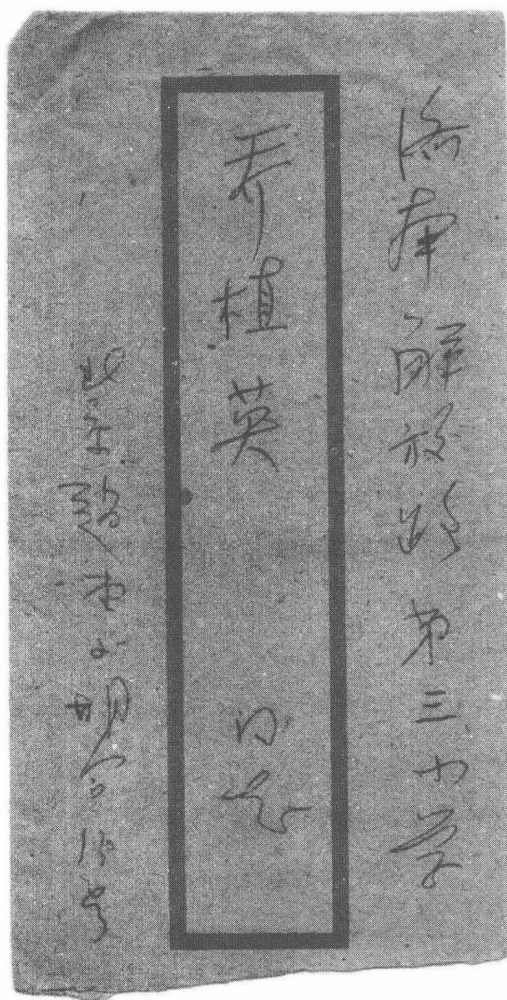
年写的散文《珍贵的“孤纸”》），可查阅。1984年1月《红旗》第2期上将发一文：《毛泽东同志与诗》（此文亦为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90周年而作），约4000多字。《红旗》副主编1938年初即见过我，十分客气。

妈妈大忙。将离休。离休仍工作。

好！

爸爸

1983年12月30日



今日又写了篇《再谈周作人》，已寄《文汇报》，不知能用否？

田田情况如何？望你们多写信鼓励他。乔女走后来一信，最近没来信。

张志甫同志来信说，高兰住院，他的《诗选》一定叫我写点，作为序言。

抗战50周年，郭老研究，闻一多序（英文版）及拍镜头（写三四千字）……文债一大堆。《茅公书信集》序言已寄《人民日报》，相机刊出，此书下半年可出。

小平后天出差无锡，再去南京拜望云远、白尘，拉稿。

全家均好，勿念。

爸爸

1984年3月12日

5

源英：

得信知一切。

妈妈、我、苏伊，全家都为《文集》忙！五日内山东来取稿。

我太累！头晕！

苏伊身体已大好，她已被调到作协，作为我的助手（“秘书”）在家帮我工作。此事甚好，组织照顾。

“讨论会”事，济南曾派两同志来谈过一次。

乔女破一项校纪录，向她祝贺。

田田文笔颇好，努力为之。

小龙情况如何？常到家吗？

克迅，久无信了。

好！

爸爸

1984年4月25日

《集外集诗》（《臧克家集外诗集》）样本已到，装订极好，香港展销。《青柯小朵集》已出，只到一本。《落照红》已到大批。

全家均好。小菁菁好多了。

爸爸

1985年3月31日

8

源英：

信收。提的意见，有的对，有的不改，理由不讲了。你离济前发稿，这样好。

今天下午收到光廉同志的信，他作了副系主任。他说：“没听到关于‘讨论会’的动静，要抓紧，主要是组织好论文的写作。”他的意见甚是！你走前，一定找仲济叔叔好好谈谈，时间已紧了，要抓紧筹备！

（1）抓论文；（2）发第一次的邀请函，定人数，给参加的人以写论文的时间；（3）早点派一位实际负责的同志来京决定一些问题。

再，你应走前与克迅一晤，请他催一下。你外出时间，植英可以代你跑跑（仲济、克迅、协周……各位之处）。注意抓紧点，否则搞不好。

我极忙！

爸爸

1985年4月11日

9

乐源：

植英来，谈了“讨论会”的情况。我意，你各个访一下：仲济、克迅、协周、希坚、学孟、知侠（如不在济，可函寄山东平度县委转，5月上寄）。……我体弱神衰，对这事也并非力所能及，山东朋友们、同志们

的一番好意，我很感动。

我身体欠佳，事又忙，心烦意乱。

爸爸

1985年4月30日

10

源英：

多日没见信，我猜一定你们在到处奔跑。“讨论会”事，我有个新想法：时间即使晚一点（即使迟到10月，也行，正是我的生辰），也无所谓。地点，如果大家认为别处好些，也可以研究。

刘桓同志来了热情的信，并写了篇论我作品的爱国主义，写得还不错，我已回信，稿子存我处（系打印），建议他试试《海鸥》。

另外，研究王统照先生的专家——吉林四平师院教师姚素英同志寄来一篇论《山雨》的论文，甚长，我无力读。你问问《文史哲》可能接受否？如可能，我转去审阅。

另外，再麻烦你们一件小事，到仲济叔叔处，名单在他处（？）添一人，另一人改地址。另纸开列。

我信上的新意见，可以和有关同志们说说。当然，日子不改更好。请仲济叔叔计划计划，组织一批有分量的论文，是最重要的！

最近写了两篇关于古典文艺的文摘。一篇即发《文史知识》，另一篇，他们也想要。

我工作多，累！心绪颇好。天翼（张天翼）叔叔逝世，我甚悲伤！妈妈今天去了八宝山参加遗体告别。

姑姑6号到京，泰康送，他住二日已返。

孩子们好！

好！

爸爸

1985年5月12日

11

源英：

信收。

另挂号寄上姚素英同志的论《山雨》，可试《文史哲》或《东岳论丛》，如可用，需修改时，请与作者联系，地址在稿子上。

《东岳论丛》谈我作品的一期，弄一份，看一下。

1927年战友、烈士刘明鸾之子，来京想解决生活补助问题，住在我处。姑姑在三妈妈家住了三四天，今回。你弟弟不久即将作为记者随一个访问团去苏联。

爸爸

1985年5月17日

12

源英：

乐源送姑姑，想已返济。

仲济前头来长信三纸，仔细谈了一切情况。也只能如此，我们也不能再作什么要求了。在现在各种情况之下，这样也很好了，感谢各单位的同志，特别是仲济！

我在回仲济叔叔信中，提出了六七月份先发第一函的事，并内容怎么写等为好，请他修改。昨天，宋垒（雷奔）同志（老友），送来他的论文，近20000字，他是诗论家。他提议，在发函（第一函）中应提出，在“请带论文一篇”之后，加上：“请打印多份，以便分发给与会诸同